

■新作聚焦

长江纪实文学《天开海岳》:

纪实文学的表情

□于文舲

长江特有的那种热气腾腾的说话方式,像岸边一线对讲机里传来的现场指挥调度。我联想起,在《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中她写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跟着激动、高兴、揪心与不安?”有一点原因是,60余年前,她的父亲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项目,因为技术发明而受到国家奖励,及到她出生的时候,父亲还在长江岸边,手拿电报,心潮起伏,于是为她起了这个与滚滚长江同样有气势、有抱负的名字。

后来我见过长江老师一次,印证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她可能是我见过的说话最有感染力的人。她腔调高低起伏,忽而手舞足蹈,忽而神秘机警,忽而用指节轻叩桌面,忽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语速和动作都飞快,表情变换也飞快,说她一个人说话就是一个“场面”,绝不夸张。她是一个极具现场感的生动的人。

对于纪实文学作家来说,这太宝贵了。长江其人的表情,传递给了她的作品,使我后来在阅读《天开海岳》一书时无数次体味到她本人那样的生机与热切。她赋予纪实文学什么样的表情,如何赋予,这或许就是《天开海岳》最重要的形式特征。

打开书,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些文字的表情集中在小标题的反问、疑问和感叹里。“能当‘逃兵’你也逃了?”“创新,为什么中国不能?”“那一刻,我的声音都打战了!”“也许是到了他开口的时候”“没拍过桌子?火星撞地球啊!”“估计20年也难浮出水面!”“如何不感到心里‘空落落’?”“E10,最匪夷所思的硬骨头”……这些章节或记述危急时刻,或勾勒建设者其人其事,或探寻最新“中国工法”的奥秘,不一而足,但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同一个表情:惊奇。这又与全书纪实的方式有关。

《天开海岳》的作者长江,多年来任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她组织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也就是来源于她的现场采访。为撰写此书,长江远赴珠海,与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共同坚守在一线。然而,不同于媒体记者完全客观的视角,长江在文学中的呈现是沉浸式的。她丝毫不掩饰自己主观上的讶异,不故作镇定,她将自己与大桥建设者之间那些出乎意料的对白、心绪万千的时刻,以及所有的惊呼、顿悟、突转与发现一股脑倒进书里,叫人翻开每一页,立马就能感到热火朝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样,与其说她是在“呈现”事实,倒不如说,她是带领读者“体验”了某种事实。她始终站在读者的立场上。

站在读者立场上的长江,同时也就站在了事实与文学的立场上。长江反复说,在她看来,“过程”充满魅力,诠释尊严,更紧紧抓住了她的心。毫无疑问,读她的文字,“过程”是关键词: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是一个过程,长江带领我们去接近它、理解它,而这本身,也是过程。她的文字建构的过程,以“惊奇”为原点,以“发现”为结构。当

纪实文学有两副表情:一种是眯缝着眼睛、目光迷离,音调缓缓的,深沉且扎实。这是纪实的古老方式。另一种表情则恰恰相反,是腾挪跳跃的、瞬息万变的,眼神炯炯,嘴巴也因为惊讶而张开,发出尖叫。这是纪实的现代方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天开海岳》所采用的方式。因为长江的表情,我们更愿意相信她的《天开海岳》。

她写下这个发现的过程,她就自动放弃了粉饰现实的机会,因为她来不及在读者之前盖上任何一块遮盖布。只身面对茫茫大海和堪称创举的大桥,长江在作品中坦白:“就是这渺小与倔强、浩渺与宏阔、人与自然的反差呈现在一个取景框里,那风景才由‘伟大’渐渐透出两个震撼力更大的字——‘可怕’。”这是她的事实立场。而当长江的影子在文字中游走,哈哈大笑或者屏息凝神,她又变成了一个孩子,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陌生的事物。这无疑是文学的立场,甚至是文学发生的方式。孩子一样的作家,在每个让她有所发现的地方标记一颗石子,她用小木棍把石子们连接起来,然后她会端详一阵,接着扭头对我们骄傲地宣称:“看,世界是这样的!”

就文学来说,天真的孩子或许比手握“真理”的人更值得信任。一个在世界里耽搁、迷路的孩子,会遇见更多的真实,而那个为报告胜利喜讯而一口气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城的战士,那个掌握着全部的真实并且怀揣着最坚定信念的人,他固然是英雄,却并没有成为讲述者。他在抵达终点之前便精疲力尽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对“报告文学”这个称谓有所警惕。所谓“报告”,那是冲过终点线之后的事情,是将已知的传播给其他人听,是向外的动作。与此相对,“纪实”就是把实在的内容记下来,它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

纪实文学有两副最具代表性的表情:一种是眯缝着眼睛、目光迷离,音调缓缓的,深沉且扎实。这是纪实的古老方式。另一种表情则恰恰相反,是腾挪跳跃的、瞬息万变的,眼神炯炯,嘴巴也因为惊讶

而张开,发出尖叫。这是纪实的现代方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天开海岳》所采用的方式。这两副表情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们首先敞开了事实也敞开了自我。它们在形式上让读者放下戒备,也就扫清了文学进入事实的通道。这正是我们讨论纪实文学形式的意义,并非要让文字喧宾夺主,而是要通过它,让有力的内容最有效地传播出去。因为长江的表情,我们更愿意相信她的《天开海岳》。

讲到这里,我想还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因为无论迷离的表情,还是惊讶的表情,似乎看起来都多少有点“不严肃”。尤其后者,一惊一乍的孩童的方式,真能承担起记录港珠澳大桥宏伟主题的重任?也就是说,它的形式和内容的契合点在哪里?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不仅是桥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项目,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成果的伟大见证,它被国外同行列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接续着中华民族天开海岳的征程,这些重大意义有目共睹,自然不能儿戏。所以书中的每一点事实,都有直接负责人、建设者的专业讲解,以及准确数据、原始资料作支撑。但就文学来说,这些还不够。作者的表情必须贯穿始终,它的功能就是,激活上面这些内容。而“激活”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伟大”还原到“人”。于是我们看到,他们在讲述时眼里闪烁的泪花,看到他们焦躁不停掉头发的细节,看到集体婚礼的温馨与羞涩,看到大桥落成后他们因为太过不舍而“赌气”……

专家研讨《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峭岩卷》

本报讯 10月20日,由红旗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峭岩卷》研讨会在京举行。谢冕、峭岩、朱先树、萧鸣、巴彦布、曹宇翔、刘笑伟等30余位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

《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峭岩卷》是青年批评家章闻哲从社会主义美学的角度对峭岩诗作进行深入研究,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与会者认为,在这本书中,作者在掌握峭岩大量创作信息的基础上,对其

诗歌文本进行详细扫描和深入分析,并对其中的诗句进行美学、哲学的阐释,从而勾勒出峭岩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美学底色。

从这本书出发,与会者还对峭岩的诗歌创作进行探讨。大家谈到,峭岩是新时期以来非常活跃的军旅诗人,创作了大量军事题材佳作,而且扶持了许多军旅诗歌作者。近年来,他在长诗创作领域持续发力,推出了一系列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长诗佳作。(欣 闻)

科幻选集《时间不存在》出版

本报讯 由未来事务管理局主编的《时间不存在》一书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韩松、刘宇昆、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罗伯特·索耶、加里·韦斯特福尔、伊恩·沃森、詹姆斯·冈恩等众多国内外科幻作家的最新作品。10月14日,未来事务管理局与作家出版社共同举办了以“时间切片”为主题的分享会,邀请《时间不存在》的作者滕野、双翅目,以及青年科幻作家梁清散、赵奎探讨时间背后的世界。

大家谈到,科技的发展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生存,它带来的是一种全球的、共同性的改变。通过科幻作品表现、反思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小 辰)

比如双翅目的作品《智慧之柱》,描述了人类由于对时间的认知习惯而惧怕“末日”,当认知被打破,“末日”成了在救赎与毁灭之间的幽灵状态。

科幻小说是把当下视为过去,讲一个未来的故事。作家赵奎用个人经历来阐述了“时间”的主题:“我们处在飞速发展时代,所有东西都淘汰得非常快,很难预料到30年后的世界,这种面对未来的无知、迷茫,也是我想写的东西。一部文学作品,肯定要表现我们自己的事情,思考一些我们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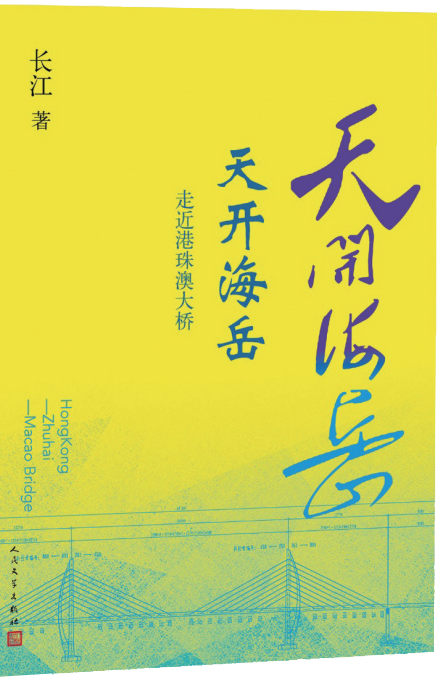
据介绍,未来事务管理局的“不存在”系列主题科幻选集聚焦时间、未来人、猫、行星、现实、平行世界等科幻主题。(小 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推出诗集《山湖集》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0月21日,《山湖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诗人诗选》新书发布仪式暨诗歌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王文贵、胡德才、李少君、王键、阿毛、王家新、娜夜、张执浩、蔡晖等50多位诗人、评论家、校友代表参加座谈会。

《山湖集》由杨灿明担任总编,由王键、阿毛担任主编,收录了36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诗人的作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介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长期以来有着浓厚的诗歌氛围。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大批校园诗人通过组织文学社、创办诗刊等方式团结起来,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诗歌作品。这样的传统在新一代学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诗歌创作的新生力量不断涌现。编选《山湖集》,一方面是为了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70周年校庆献礼,另一方面是要把这样一条绵长的诗歌传统梳理出来,鼓励更多的学生介入诗歌创作,推动校园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围绕《山湖集》,与会者谈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两个校区,一个临蛇山,一个有南湖,“山湖集”这个集子生动地体现了其中的神韵。山湖之中有炊烟有市井,山湖之中有诗意,有诗歌的回响,有诗人的倒影。诗歌创作就是要汇山湖之灵秀,聚诗人之精气神。《山湖集》就体现出这样一种格局、情怀和精神,作品表达了诗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对生活的热爱,体现出温暖人心的力量、求新求变的精神。希望有更多的学校能够梳理各自的诗歌传统,让学院诗歌、校园诗歌的全貌进一步凸现出来。



面对不可思议的天和海,无论建设者、记者、读者,全人类都只是微小的孩童。人们能做的只有敬畏,并且实实在在地去发掘和运用自己的能量。这就是“孩童”的合法性,在说服你去相信以前,建设者和作者首先信任这个世界,信任自身。

我忽然冒出一个小恶作剧的想法:如果统计一下,《天开海岳》全书二十七万字中有多少个“?!”,多少个“哈!”多少个“啊?”多少个“天哪”,那么结果大概也会值得我们惊叹一声,天哪!这些蹦跳的词汇和符号,也连缀成一座桥梁,联系作者和读者,事实和情感、文字和世界。话说回来,其实这个统计数字再大,也没有什么稀奇,毕竟,面对港珠澳大桥这座“一桥飞架三地,粤港澳大融通”的伶仃洋通道,谁又不曾现出一个惊叹的表情呢?

第26届柔刚诗歌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0月13日至14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和柔刚诗歌奖组委会联合主办的“第26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暨获奖诗人作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德国汉学家、诗人顾彬获得本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诗人孙立本获得主奖,诗人杨德帅获得校园奖。2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此次活动。第27届柔刚诗歌奖征稿同期启动。

“柔刚诗歌奖”由诗人柔刚出资设立于1992年,至今已成功举办26届。该奖项始终秉持多元的诗歌趣味,褒奖了一大批当代汉语诗歌创作的佼佼者。从第22届起,评奖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新诗研究所接手承办。组委会不仅逐年改进

喜剧微电影佳作受奖掖

本报讯 10月21日,由中华曲艺学会、马季艺术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龙杯“喜幽优”微电影展映活动在京举行优秀作品表彰盛典。

今年是龙杯“喜幽优”微电影展映活动首次举办,自3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全国的近千部喜剧微电影,最终评出入围影片35部、提名影片7部、推荐影片3部、优秀影片3部。所有获奖作品还被推荐直接进入2018第七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喜剧单元

■创作谈

我写“港珠澳大桥”,开始是做电视(央视《新闻调查》已经播出了两期),看了很多相关的报道——过去了的事情嘛,没办法,14年开发、7年建设,你无法亲历,无法亲眼所见,就只能靠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报道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就怎么用?很多事,特别是很多关键的细节,那是“他人的眼睛”。要不是后来我一个一个地重复采访,一个人一个人重新地回顾,面对面,我可能又要被自己的“轻率”给坑了。我说的“关键的细节”能举例很多,但如果只举一例,那就要说“海底隧道”——这条隧道在整个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是难中之难,6.7公里的全长,巨龙一样要很好地摆放到伶仃洋主航道下方四五十米的水底深处,还要能经受得住120年使用时间的考验。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伶仃洋的主航道嘛,不能影响了海面上几百年船只航行的习惯;如果把桥高高架起,香港赤角国际机场又近在咫尺,飞机的起落就会遇到危险。所以两个原因,“巨龙潜海”就没有选择,就考验着中国工程师的胆量和智慧,也引来了世界桥梁界同行集中而深刻的关注。其中,海底隧道最后一个6000多吨重的大家伙,叫“最终接头”,尽管它比33截沉管还是要“小”很多,但工程之难,难在海里穿针、千钧一发、命悬一线,也可谓成败、生死均系于其一身。

2017年5月2日,不要说中国的媒体,就是全世界的主流媒体都把关注的目光对准了中国南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在这里中国人正在进行着“新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的最后合龙——“最终接头”沉放入海,与一整条隧道贯通。这6.7公里的海底隧道如果接通了,用老百姓的话说,55公里全长的“大桥”也就被“激活”了;但万一连不上,或者堵在了什么地方,那就是“血栓”,也会毁了隧道乃至整座大桥的性命!

如神话一般,晚上10:30,作业海域传来捷报,随着最后一段接口装置在海里完成对接,管内没有水,一滴水也不漏。整座大桥,这个巨大的海上“巨无霸”,以此为标志可以正式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成功啦!”——伶仃洋上烟花绽放,安装船上一片欢呼!叫声、掌声、歌声、泪水——大海也都有着沸腾了!这个“喜讯”非同小可,它是中国人翘首以盼多时的骄傲,是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一个举世无双的大“奇迹”。

但是后来,我写报告文学《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开篇却用了一个让人“扫兴”的题目《暗埋杀机的“5·2之夜”》。

为什么我要这么写?因为5月2日午夜12点之前发出去的新闻有误,那时候“最终接头”并没有真正成功,水下沉管对接出现了17公分的偏差。这17公分超出了设计许可,许可是多少?7公分。超出的这10公分找谁去?会不会给大桥带来隐患?如果有,那怎么能说就“成功”了呢?开始做电视、后来写文章,我不是有意地要去“挑什么刺儿”,只是采访中总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我要亲眼见当事人,亲耳听听当事人怎么回忆。结果就坚持采访。这一访、一闻、一听,不得了,我惊住了。因为当事人不止一位地都跟我说,那天晚上的情况万分危急,17公分的误差当然不能认为是真正的成功,对大桥是隐患,是否“推倒重来”才是后来我们核心的较量。6千多吨重的一个钢混的大家伙,嵌入到事前已经安装好了的第29、第30截沉管之中,难度尚且极大;因为偏差,把它再抬起,找准位置再插进去,这成败的压力和“要不要如此玩命?”的恐惧,才如泰山压顶,甚或这样形容都不足以表现当时大桥所面临的危险和决策者们选择的艰难。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5月3日的凌晨,“岛隧工程”各路指挥和项目负责人都刚刚回到驻地,人们都心情好好地刚刚睡下。几年的心血,连续几天的演练、准备,大家都太累了。只有一个人,至少一个人,没睡也不敢睡。他就是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项目部的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他心里不踏实。他在等一个电话。

按照设计,隧道沉管在海底是否已经实现了“完美对接”,有GPS系统、双人孔投点、管内贯通测量以及水下人工复核等四种测量手段。最后一个手段,也就是最后的一道监测,技术人员是要步行或坐电瓶车进入到隧道的内部,打开“最终接头”的封门,亲眼检查和校验“最终接头”纵向及横向的安装是不是按设计要求没有超过对接误差。但是这个电话始终就没有来……

我后来采访了林鸣,采访了大桥管理局的“大当家”朱永灵局长,采访了工程总监、岛隧工程设计总负责人、具体施工的一路副经理们。我得到的“最真实的说法”都是:“第一次对接不能算成功!”

要不要推倒,至少是弥补先前已有报道的“确实”或“缺失”?要不要“实话实说”?

最后的考量并不在于我作为写手敢不敢“颠覆点什么”,而是港珠澳大桥如果真的是我们中国人一出手就成果累累,掌声鲜花,那也太容易了,太轻松了。如果就这样写,心里过不去。因为那是对大桥建设艰难弱化的弱化,是对英雄含金量的折损,更是对建设者长期付出的巨大努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步步惊心、脚踏险地,也包括一次次令人绝望的挫败和险些的败,有意无意地模糊,那注定要给世界、给国人,特别是给历史,留下星星点点的致命错觉。

所以才有了充满坎坷却无比真实的《天开海岳》。

真实地看,用自己的眼

□长江

泰州全方位展示梅派艺术魅力

本报讯(记者 王冕) 10月18日至11月8日,2018中国泰州梅兰芳艺术节在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乡江苏泰州举行。作为泰州人每年一度的戏曲文化盛会,今年的梅艺节以提升梅兰芳文化和大运河文化为主线,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为导向,将举办“梅兰芳·运河神采”文艺晚会、大运河文化带经典剧目展演、首届江苏省“小戏骨”紫金京昆艺术群英会·少儿戏曲大赛、“镜头中的母亲河”大运河优秀摄影作品展、“百年梅韵·千古流芳”首届海内外京剧梅派名票演唱会等11项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彰显区域文化魅力。

近年来,泰州在弘扬梅派艺术方面狠下功夫,梅兰芳元素随处可见。连续10年举办的梅兰芳艺术节水平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融戏曲艺术交流展示、群众文化成果共享、文化产业招商推介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梅艺节期间不仅有诸多知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来自全国的戏曲院团热情参与,同时还积极开展各类惠民活动,通过低票价、视频直播、票友大赛和演唱会、村头大舞台、文化惠民券等多种形式,为广大家庭和戏曲爱好者提供了共享艺术、接触名家、展示风采的机会和平台,创新了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增强了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

泰州市委书记韩立明表示,泰州正在擦亮“梅派之城”这块文化的“金字招牌”,今后将不断将其打造成泰州标识性的文化品牌,积极发展文旅产业,扩大百姓参与度。梅兰芳亲属、央视戏曲频道导演范梅强说,梅家后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乡,为泰州的文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范 得)